



冰封柳子沟

丛 风

并州西山有九峪，从南往北排列，第三条峪称柳子沟。近年，柳子沟冬日冰瀑之名渐盛，完全盖过它曾长期拥有的夏日避暑胜地的名头。

我见过的村庄门楼，大抵以牌坊式框架居多，独柳子沟口窑头村的门楼，为仿春秋时代城楼建筑——楼分两层，一层中有门洞，左右各留出一孔小窗，两只石狮子踞坐窗前；二层阁楼画栋飞梁，人去楼空。望穿门洞，别有洞天，远处山腰一股水柱喷涌而出，源源不断。抵近才发现，水柱乃呈喷涌姿态的冰柱，喷出的冰铺出一处冰面，早有众多游人在花式溜冰。只可惜冰面狭长，冰车刚刚启动，就得急停，根本滑不出风驰电掣的追风意境。

两侧山势并不高峻，松柏常绿，杂草枯黄，翩翩雀落山间，流露出一

股草莽气息，经过数千年的磨砺，已很难搜寻到奴隶领袖柳跖插旗造反的痕迹。小隐隐于野，若在其他季节，明月松间照，清泉林下流，水去无痕，而今数九寒天，泉出即冻，山腰上不时涌出一匹冰瀑、一挂冰柱，青山遮不住，暴露了隐士的行踪。山脚裸露着几处煤层，摆出冰火两重天的架式。

一堵一人多高、三四米宽的冰墙横亘在沟里，冰水流到这里似乎倾尽了全力，已呈强弩之末，冰沿垂直的石壁抹开来，却无力覆盖住整片山壁，似专门留出缺口，方便游人撩起冰瀑，细细考究冰的质地。冰墙边的石阶上爬满碎冰，小心翼翼拾级而上，眼界豁然开朗，一大段宽阔的冰河，平平展展地覆盖了沟底，苍白刺目。冰河上又一堵冰墙，被坚冰包裹得严严实实。沟

底逼仄难行，河道高低落差，水量大小变幻，造型出千姿百态的冰瀑、冰挂、冰柱……冰无常势。

穿过冰封的岁月，柳子沟向左转了个直角弯，迎面的山体上开了一处冰窗——崖顶如屋檐，突出于山体，两道落地冰柱，如洁白的窗帘收拢在两侧，篷松的帘摆垂在地上，堆成一团。山檐中间几幅呈倒三角形的帘裙，薄薄地挂在半空，还没有来得及细细打磨，帘裙末梢均以一束束尖利的冰尖结尾点缀，风格粗犷。透过窗口内望，又有几束冰挂贴着山体垂下，冰挂、冰柱之间留出了滑滑的冰廊，成了歇脚的码头。进入冰廊，倚窗四顾，柳跖当年或许就是在此与门徒凭酒论天下，诞生了“盗亦有道”这一别样的论调。踏冰继续上行一程，一圈高耸的

绝壁阻断冰河。绝壁环拥着一处冰潭，立在冰面中央，如置身于瓮底，天在山之外，我两鬓斑白。冰潭右侧矗立起柳子沟第一冰瀑，足有几人高几丈宽，把满沟的冰意推上高潮，诠释着冰瀑的前世今生——泉水从崖顶飞瀑直下，注满水潭，流出柳子沟。冬天到了，水潭冰封为沟内面积最大的冰潭。飞瀑落地结冰，在冰潭上冻出一层尺余高的莲花宝座；冰落花台，一层一层向上堆积，如造山般持续隆起，莲花宝座上就堆出了冰柱丛林；冰水摔在冰柱上，激起水花冰花，在飞溅落下的空中，与冰柱微妙地冻结在一起；忽如一夜西北风起，浩荡的造瀑工程收尾，定格出缤纷的姿态。

柳子沟的三冬，冰封山间，瀑挂璀璨，来者恋，如美梦眼前。



徜徉在大学校园

刘 跃

我有一个爱好，每到一座城市旅游，只要时间许可，我都会参观当地的大学校园。我总以为，大学是城市的精神家园。一座城市如果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校园，就如同一块缺乏文化沉淀的贫瘠土壤，难以结出丰硕的果实来。

随着旅游过的城市数量的增加，许多大学校园都留下我的足迹，它们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曲阜师范大学南门广场高大儒雅的孔子塑像，河南大学近代建筑群立的明伦校区，北京大学秀丽精致古迹环绕的未名湖，清华大学典雅庄重独具特色的二校门，徐州医科大学秋季遍地黄金的银杏林，中国矿业大学热情奔放年年别样的秋季花海，江苏师范大学青砖灰瓦沉稳厚重的师源楼，山东大学气

势恢宏底蕴丰厚的大成广场，扬州大学杨柳依依荷花飘香的半塘，南京大学中西合璧塔楼高矗的北大楼，东南大学具有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大礼堂等等，都曾让我流连忘返，赞叹不已。

我之所以具有校园情结，是因为我喜欢大学那种特有的文化氛围。在我心中，大学是学术的圣殿、求知的净土、精神的乐园、道德的高地，是一座城市的世外桃源。我喜欢徜徉在大学校园的林荫路上，慢慢地，轻轻地，不打扰任何一位师长和学子。我没有明确的功利目的，只想感受一下大学的氛围。如果非得说出一句功利念头的話，那就是我想让大学的高雅净化一下我世俗的灵魂，让大学的宁静涤荡我疲惫的身心，让大学的朝气

唤起我沉睡的活力。仿佛每次走进大学校园的是一个旧我，可每次走出大学校园却是一个新我。我不知道别人进进出出大学校园是什么样的感觉，但我是如同思想得到沐浴一般。

漫步在大学校园里，常让我回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。闲适的生活，纯真的友谊，懵懂的恋情，张扬的个性，这些渐行渐远的记忆似乎一下子都浮现在眼前。曾经年少轻狂的书生如今已是人到中年，岁月的变迁让人体会到什么是沧桑，什么是阅历。我多么想回到从前，但我知道生命旅途只有单程车票，没有回头路。我必须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钟，钟爱和我有缘相识的每一个人。

徜徉在大学校园，有时我真希望自己是一名学生，而不只是一名游客。



九寨之首雁门关

牛润科

雁门关，作为万里长城的一座名关，扼守勾注要冲，北据塞外，南屏晋阳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据《舆图志》记载：“天下九塞，雁门为首”。相传每当春天，雁飞出塞，口衔芦叶，飞翔半响，叶落方可渡关。所以雁门关由“飞雁出于其间”而得名。

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我们从代县城出发，驱车20公里，前往雁门关古迹。

据随行的导游介绍，雁门关在古代并未建关城，不叫关，它以战略要塞著名。被称为雁门关，那是从唐代开始的。现在的雁门关，是明代洪武七年（公元1374年），吉安侯陆亨在旧关遗址东北十里处重建的，用于行军作战的要冲和南北往来的通道，形成城周二里，墙高两丈，关门三重的规模。它与后来配建的杨令公祠、靖边寺、驻军营房、练兵教场，组成了一个宏伟壮观的关城建筑群，扼守于危岩绝壁之间。

作为古战场，雁门关犹如一座风云多变的历史舞台，这里载入史册的大战多达130余起。战国时期，赵国大将李牧驻守雁门，大破匈奴十余万。特别是自北宋以来，杨家将屯兵戍边、镇守三关、精忠报国的故事，至今在当地脍炙人口，流传于世。1937年10月18日黎明，我八路军716团团长贺炳炎、政委廖汉生率部从老窝村出发，直插雁门关南的黑石头沟，给日军布下了天罗地网。上午10时许，日军近百辆汽车从阳明堡驶入伏击圈时，贺炳炎一声令下，打响了著名的“雁门关伏击战”。此战，共毙伤日军近200人，毁敌汽车数十辆，一度切断了日军的交通命脉，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和不可一世的骄横姿态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，有力地阻击了日军南下的计划，配合了忻口战役。

关城内外，浏览着累累伤痕的边墙，踏着尚存的道道车辙，品读着记载世事沧桑的雁门关历史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



到大柳看野鱼

颜克存

很早就听朋友说，鄂西北的大柳乡是一片净土，山清，水绿，空气好，值得一游，尤其是虎啸滩的野鱼，滩滩都有，更值得一看。

大柳位于十堰市郧阳区，距离县城约30公里，自驾半个小时就能到达。前几天，我挑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载着家人一起去探山访水看野鱼。盘山公路如玉带般在山间系着，车行其上，左弯右拐，画出一条完美的曲线。从山脚到山顶，景色别致，但却没有看到水的影子，直到翻过两座山下到谷底停车后，才真正觅得水的踪迹。

大柳的水，在我眼里，是神奇一般的存在。溪自山中来，来得突然，聚得急促，溪溪成滩，滩滩清澈见底，滩滩都有鱼，如同有人刻意养着。此时人在谷中，仿若与世隔绝，举目望，天蓝林碧，水清鱼肥；竖耳听，鸟鸣悠悠，流水淙淙；用鼻嗅，花果飘香，草木芬芳，俨然一番世外桃源之美。

大柳的野鱼，完全是一群不谙世

事的孩子，对人毫无戒备之心。当我们蹲在水边用手触动水面时，那些灵动的小精灵立刻就会见波而动，纷纷聚拢来，如果此时把手置于水中，它们还会大胆地游过来，靠近，靠近，再靠近，然后瞅准时机，狠狠地在我们的手指上亲吻一口，之后迅速转身离开。似乎它们是在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大柳的野鱼，身不大，形小巧，麻身，白肚，生机灵动，如养育它们的这片山水一样。它们兼顾了大地的色彩和清水的本质，麻得厚重，白得干净。它们时而游在滩边，时而悬在潭中，时而静在水底，或追逐嬉戏，或独享清幽，或邀约斗舞，活得自由自在，潇潇洒洒。不仅让人羡慕，而且还能催生一种想要奋不顾身去亲近它们的冲动。

我们沿着河道而走，水气扑面，凉润肌肤。蹲在潭边，潭水如镜，光影照人。挽起衣袖，手伸水中，荡起圈圈波纹，唤醒了鱼儿，它们以为有

食在水，成群结队来觅，此时眼疾手快，奋力捧起一捧水，惊得鱼儿慌不择路，一通乱窜躲进我们手掌心里。于是习惯性地一捏，希望能够逮住，怎奈鱼身实在太滑，几个翻身又跌落水中，吓得惊魂未定，头也不回地钻进了深水处，乐得我们哈哈大笑，如孩童般天真烂漫，开心不已。

好山出好水，好水生好鱼。当然，这一方好水土也能养好米。游得累了，饿了，临别了，我们品尝了一下当地的特产——高山玉米面做的面鱼儿，看着金黄黄，吃着喷喷香，人得口来，软和滑溜。我们根本来不及细嚼慢品，它便如这里的野鱼一样，身疾灵巧，径直钻进了喉咙，直达腹中，只留缕缕清香在口，萦绕舌尖，让人思念良久。

在大柳看野鱼，看的是一种乐趣，看的是一种心情，看的是一种情怀，同时也是一种享受。这里是诗情画意的世外桃源，值得一去，值得一游，值得一看。